

“西泠印社社藏名家大系”总序

■陈振濂

120年来,西泠印社从初创时的筌路蓝缕,到百年“博雅之社”,一代又一代西泠印社中人坚守“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立社宗旨,胸怀“爱社如家”大爱担当,令西泠印社有着丰富的藏品。近些年来,西泠印社在活化藏品、文物资料利用实现了多样化,并通过展览、出版书籍等方式将库藏藏品展现给社会大众观赏和研究,目前已策划编撰出版了《西泠印社社藏名家大系》系列丛书:《李叔同卷:印藏》、《传朴堂撷珍》、《西泠印社社藏捐赠菁华》、《冰上鸿飞黄宾虹卷》。

本期开始,我们推出《西泠印社社藏名家大系》的相关内容,让璀璨的西泠印社社藏文物菁华感染和惠及更多的社会大众。

——编者按

我们所认知的近代史上唯一的“百年名社”西泠印社已经走过117年历程了。在既拥有辉煌而独一无二的历史,又拥有业内一流专业人才团队,还拥有当下发展所公认的“江湖地位”之外,若考虑历史、人才、影响力三者的构成检验中最关键要素,绝少不了一部从创社第一代功臣即已起步的百年“初心”,到浩瀚宏大又曲折坎坷的西泠百年捐赠史和收藏史。其他任何一个艺术社团或协会组织,都没有这样丰厚的、无与伦比的、横跨百年的文物艺术品收藏。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价值连城”的收藏,虽然横贯百年之久,又连续横跨五六代精英人物的代际嬗递,却极少花费国帑和财政资金,而多出于社员的公义捐赠。这样的范例,在文化史、文明史、书画印鉴藏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它让我们后来者深切感受到的是印社各代前辈对西泠印社的百年、千年甚至永恒不灭,立身于天地之间的专业自信,且属于西泠印社中人独有的“文化自信”。这样的“自信”,历百年社会之波澜起伏、高峰低谷而

不稍褪,是西泠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今天的西泠印社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取得了包括文物收藏在内的各项事业的长足发展,为助力文化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04年创立伊始,西泠印社前贤们就在《社约》中明确“本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上自鼎彝碑碣,下至印玺泉刀,无不博采旁搜、藉资考古”,自觉地承担起保存乡邦文物、传承民族文化的历史重任。百余年来,以“创社四子”为代表的几代西泠印人存亡继绝,“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将自己的资产、收藏、作品无私地奉献给印社,使捐赠集藏之风在西泠百年历史中长久传续,至今不绝。2017年以来,在西泠印社社委会的大力提倡引导、推动激励下,海内外各地的社员,络绎不绝地来到孤山举办各种形式丰富的专题捐赠展览,作为西泠印社最重要一翼且形成“初心”传统的文物艺术品捐赠局面再次焕然一新。

在百年西泠印社以“江南文人士大夫”方式为自己的社团“塑形”,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担当、社会奉献的精神影响下,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也在不断上演捐赠金石书画珍藏的“义举”。西泠印社长期以来逢五逢十社庆前后的相关文物征集活动更是推波助澜,文物、文献和历史资料的收藏日益增多,所藏数量已有2300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26件,二级文物484件,种类涵盖印章、印谱、书法、绘画、碑拓、书籍、杂件等,尤以印章、印谱、书画收藏享誉各家公藏单位,更以专题性强为学术界所瞩目。尤其是历年著名收藏家和名家作品捐赠的“爱社”感人事迹,熠熠生辉。数量比较集中的有:

1962年,张鲁庵先生家属捐献张氏望云草堂珍藏古玺和明清流派印章1500余方、印谱400余部;

1964年,王福庵家属捐赠王福庵藏印章、书画、碑帖等800余件;

1962年、1989年,葛昌楹、葛昌楹家属捐献文彭、邓石如、吴昌硕等篆刻的珍贵印章53方;

1963年、1979年,王个簃捐赠董其昌、朱耷、吴昌硕等书画、杂件32件;

1982年,吴长邨与刘汉麟商定,将见证吴、刘两家情谊的12方吴昌硕田黄自用印捐献给西泠印社;

1999年,杨鲁安捐赠甲骨骨、名器拓本、铜镜、历代官私古印等200余件。

……名家云集,不一而足。

这些珍贵的藏品,承载着深厚而鲜明的中华文化印记,沉淀着绵延不息的中华文化基因,是西泠印社作为传统文化文明之“守正”堡垒和基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优秀的书画篆刻名迹名品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走进大众,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繁荣兴盛中华文化凝神聚力,是当下西泠印社“不忘初心”,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倡“文化自信”的应尽义务与责任。因此,应时而动,应运而生,西泠印社议定,为彰显捐赠者的爱社之心,为他们树碑立传,也为印社留下一份重要的历史记录,当及时筹划编撰推出“西泠印社社藏名家大系”丛书。

本丛书在内容选题和技术呈现上将追求高品质。主要表现为:

一、收集内容分布全面且主题鲜明。不同于时下常见的一般藏品选集,本丛书以集藏或创作名家为分卷主题,尽可能全面地收纳其在西泠印社宏大社藏格局中的基本藏品和作品。由此,社会公众和西泠精神的“信奉者”“追随者”,可以更客观、全面地了解已谢世的名家们的集藏活



动信息和个人创作情况,还可以看到很多首次公开出版的珍稀作品。

二、高清像素图片。不同于以往藏品集取概貌粗略点到为止的随机呈现式做法,本丛书将以前所未有的高清图版,多角度地呈现珍贵藏品的即时状态和历时形态。公众可以清晰深入地了解每一件藏品的细节魅力,尤其是专家学者,可以据本丛书提供的图像资料所蕴含的学术信息,再进行深入研究,从而生发出无尽的新思想、新课题,进而重新构筑西泠印社在文物艺术品鉴藏过程中对实物的观察与细腻精准的把握,并演绎社庆百年之后的新历史和新印学史、书画史。

三、兼顾学术性和鉴赏性。不同于惯常单一的藏品图像目录,本丛书将融入相关的学术主题研究内容,以丰富的“关键词”提示,各重要藏品必然会拥有的“前伸”“后续”“左联”“右应”“上垂”“下承”等种种关联方位的学术论证与阐释说明,纵横时空,寻找到纵向历史与横向时代的“时空交叉”,并在图文并茂中嵌入审美体验与获得相关知识,从而丰富公众对西泠藏品的深入认知。

我们争取用8—10年时间,遴选逾20位(组)名家,通过30—40种图书的体量,来呈现浸透了各代创业期、中兴期、重振期、百年社庆后的“新时期”,尤其是今天的“新时代”,通过百年之前创社元老宿著、近现代名流大家们呕心沥血的卓绝贡献所形成的“殊勋伟业”,并以首屈一指、独享殊荣的“百年西泠”名家集藏和名家作品,以矩阵的形态整体推出,从而让璀璨辉煌的社藏文物菁华,感染和惠及更多的社会大众。

在今天文化兴盛的大时代中,百年西泠必将以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坚持守正创新、培根铸魂,服务时代、砥砺前行!

2021年8月22日于西湖孤山
(作者系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从看山是山到看山还是山

我与“美术报”的这20年

■石进旺

与美术报结缘是2005年,那时的我不到40岁。这期间我一直沉浸在传统艺术的探索中,深入研究,尤其对黄秋园的艺术最为痴迷。

一位好友在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古文功底及艺术造诣颇高,他常常惊叹于我的作品。原因是我的画给他很多写作的灵感,让他一度对传统的失落的悲观情绪中看到了希望,尤其是当代大儒章汝奭先生为我题词作序的短诗中的一句:“……恢恢传统光绍有继,其在斯人乎?”让他文兴大发,也因此为我的画写了许多精彩的文章。但这些文章的发表基本都在非专业的报刊杂志上,专业类的很少,直到那时我看到了《美术报》。

那时还没有自媒体,《美术报》可以说是艺术家、学者、艺术爱好者、收藏家、画

廊、拍卖行等个人和机构最好的交流沟通平台,且是专业平台。

那时我的作品及文章一经在《美术报》上发表,从全国各地的电话及书信就不断而至,有许多热爱传统的老先生们、书画家们给予我极大的认可和鼓励,其中不乏一些地方性德高望重专业精湛的艺术家长来信要求互换作品、互相交流等等。甚至许多收藏家也纷纷来电求购作品,这种肯定与鼓励没有让我失去理智,从中我看到了他人的长处与短板,看到了真诚与伪善,也坚定了自己的道路。

随后几年,不论是我的画展还是其他活动都经常选择在《美术报》上发表一些作品,利用这个平台让更多人了解我,了解传统艺术,与有更高艺术素养的人交往,也让自己更上一层楼。除了发表作

品,我还发表文章、诗词,这些都为我打开了更多的大门,认知的层面更高了。

一晃20年过去了,可以说每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大都绕不开《美术报》这个传媒。当然这些艺术家们有从当初的大红大紫,到现在的沉沦乃至无人问津,有从当初的默默无闻,到现在的傲然屹立,有过分炒作而被历史无情嘲弄的,有冷静下来专注于学术而成就斐然的,有从专业改为商业的,也有从商业回归艺术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变的是个人,是每个人对艺术的态度和追求,不变的是《美术报》一如既往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弘扬民族文化,尊重艺术个性,海纳百川、推陈出新、去伪存真。

感谢《美术报》,一路有你陪伴。
(作者系厦门鼓浪屿万石国画院院长)



石进旺

太姥仙境